



精选中外名篇佳作

字里含情 文藏大理 美文妙赏 今文观止

私房心语

孙洪师◎编选

私房心语

孙洪师◎编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房心语 / 孙洪师编选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6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精品赏析)

ISBN 978-7-5068-3987-7

I . ①私… II . ①孙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 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303 号

私房心语

孙洪师 编选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杨铠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38 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87-7

定 价 39.80 元

- 003 ● 幸福的家庭·[中国] 鲁迅
- 010 ● 两地书·致鲁迅·[中国] 许广平
- 013 ● 永久的同道·[中国] 许广平
- 016 ● 初恋·[中国] 周作人
- 018 ● 爱眉小札·[中国] 徐志摩
- 021 ● 西山情思·[中国] 陆小曼
- 025 ● 致霓君·[中国] 朱湘
- 030 ●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(一)·[中国] 梁遇春
- 035 ● 无穷红艳烟尘里·[中国] 石评梅
- 037 ● 朝霞映着我的脸·[中国] 石评梅
- 040 ● 玫瑰的刺·[中国] 庐隐
- 043 ● 恋爱不是游戏·[中国] 庐隐
- 045 ● 爱流汐涨·[中国] 许地山
- 048 ● 月朦胧, 鸟朦胧·[中国] 朱自清
- 050 ● 择偶记·[中国] 朱自清
- 053 ● 萧伯纳的夫人·[中国] 邹韬奋
- 057 ● 珍珠耳坠子·[中国] 胡也频
- 063 ● 两个家·[中国] 夏丏尊
- 067 ● 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·[美国] 奥格·曼狄诺
- 070 ● 斗志昂扬的人·[苏联] 高尔基
- 073 ● 单纯·[法国] 弗朗索瓦·费奈隆
- 075 ● 与爱同行·[印度] 泰戈尔

- 079 ● 给陆小曼的一封信·[中国] 徐志摩
082 ● 思念的痛苦·[中国] 陆小曼
085 ● 海上通信·[中国] 郁达夫
092 ● 寄山中的玉薇·[中国] 石评梅
096 ● 低头怅望水中月·[中国] 石评梅
098 ● 华严泷下·[中国] 庐隐
103 ● 碧涛之滨·[中国] 庐隐
106 ● 几个欢乐的日子·[中国] 萧红
110 ● 我所见的叶圣陶·[中国] 朱自清
114 ● 生日·[中国] 柔石
124 ● 钢铁假山·[中国] 夏丏尊
127 ● 做客·[中国] 缪崇群
131 ● 快乐不是自来水·[美国] 迪尼斯·普雷格
135 ● 归零·[英国] 罗什

- 141 ● 西溪的晴雨·[中国] 郁达夫
144 ● 海上·[中国] 郁达夫
149 ● 心灵之感受·[中国] 瞿秋白
152 ● 心之波·[中国] 石评梅
157 ● 偶然草·[中国] 石评梅
159 ● 归来·[中国] 石评梅
162 ● 露沙·[中国] 石评梅
166 ● 月下的回忆·[中国] 庐隐

- 170 ● 思潮·[中国] 庐隐
- 174 ● 月夜孤舟·[中国] 庐隐
- 177 ● 希望固然有·[中国] 萧红
- 180 ● 感情的碎片·[中国] 萧红
- 182 ● 想入非非·[中国] 朱湘
- 187 ● 对花·[中国] 柔石
- 189 ● 房东太太·[中国] 朱自清
- 195 ●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·[中国] 朱自清
- 203 ● 快乐的真谛·[美国] 诺宾·基尔福德
- 205 ● 珍爱光明·[美国] 海伦·凯勒
- 207 ● 如果我是富豪·[法国] 卢梭
- 210 ● 同情百万富翁·[英国] 萧伯纳
- 212 ● 湖畔相遇·[法国] 马塞尔·普鲁斯特
- 215 ● 对你总有一种内疚感·[法国] 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
- 219 ● 你的西蒙娜就这样朝夕同你相处·[俄国] 茨维塔耶娃
- 225 ●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·[中国] 徐志摩
- 229 ● 印度洋上的秋思·[中国] 徐志摩
- 235 ● 立秋之夜·[中国] 郁达夫
- 237 ● 苏州烟雨记·[中国] 郁达夫
- 247 ● 故都的秋·[中国] 郁达夫
- 251 ● 象牙戒指·[中国] 石评梅
- 254 ● 龙潭之滨·[中国] 石评梅

- 258 ● 我愿秋常驻人间·[中国] 庐隐
- 260 ● 憧憬·[中国] 庐隐
- 265 ● 西窗风雨·[中国] 庐隐
- 269 ● 鲁迅先生的万年青·[中国] 萧红
- 271 ● 春意挂上了树梢·[中国] 萧红
- 274 ● 江行的晨暮·[中国] 朱湘
- 276 ● 故乡的杨梅·[中国] 鲁彦
- 280 ● 怀晚晴老人·[中国] 夏丏尊
- 283 ● 梦呓·[中国] 缪崇群
- 285 ● 又是一年春草绿·[中国] 梁遇春
- 289 ● 从清华园到宣化·[中国] 郑振铎
- 294 ● 超越现实·[美国] 亨利·梭罗
- 296 ● 论生活·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
- 299 ● 生活的道路·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
- 304 ● 完美的呼唤·[英国] 汤姆·琼斯
- 306 ● 享受·[德国] 康德
- 308 ● 一片树叶·[日本] 东山魁夷
- 311 ● 论美·[黎巴嫩] 纪伯伦

雨中的红玫瑰

幸福的家庭 · [中国] 鲁迅

两地书 · 致鲁迅 · [中国] 许广平

永久的同道 · [中国] 许广平

初恋 · [中国] 周作人

爱眉小札 · [中国] 徐志摩

西山情思 · [中国] 陆小曼

.....

我们可以给浪漫爱情下一个简单的定义：爱情是男女之间情感、精神、性的互相结合，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途径。

——布拉登

幸福的家庭

□ [中国] 鲁迅

“……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；那作品，像太阳的光一样，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，不像石火，用铁和石敲出来，这才是真艺术。那作者，也才是真的艺术家。——而我，……这算是什么？……”他想到这里，忽然从床上跳起来了。以先他早已想过，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了；投稿的地方，先定为幸福月报社，因为润笔似乎比较得丰。但作品就须有范围，否则，恐怕要不收的。范围就范围……现在的青年的脑里的大问题是？……大概很不少，或者有许多是恋爱、婚姻、家庭之类罢……是的，他们确有许多人烦闷着，正在讨论这些事。那么，就来做家庭。然而怎么做呢？……否则，恐怕要不收的，何必说些背时的话，然而……他跳下卧床之后，四五步就走到书桌面前，坐下去，抽出一张绿格纸，毫不迟疑，但又自暴自弃似的写下一行题目道：《幸福的家庭》。

他的笔立刻停滞了，他仰了头，两眼瞪着房顶，正在安排那安置这“幸福的家庭”的地方。他想：“北京？不行，死气沉沉，连空气也是死的。假如在这家庭的周围筑一道高墙，难道空气也就隔断了么？简直不行！江苏、浙江天天防要开仗；福建更无须说。四川，广东？都正在打。

山东河南之类？——阿阿，要绑票的，倘使绑去一个，那就成为不幸的家庭了。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贵；……假如在外国，笑话。云南贵州不知道怎样，但交通也太不便……。”他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好地方，便要假定为A了，但又想，“现有不少的人是反对用西洋字母来代人、地名的，说是要减少读者的兴味。我这回的投稿，似乎也不如不用，安全些。那么，在哪里好呢？——湖南也打仗，大连仍然房租贵，察哈尔、吉林、黑龙江罢，——听说有马贼，也不行！……”他又想来想去，又想不出好地方，于是终于决心，假定这“幸福的家庭”所在的地方叫作A。“总之，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，无可磋商。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，就是主人和主妇，自由结婚的。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，非常详细，所以非常平等，十分自由。而且受过高等教育，优美高尚……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，那么，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。主人始终穿洋服，硬领始终雪白；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，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，但衣服却是中国装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，那不行！二十五斤！”

他听得窗外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不由地回过头去看，窗幔垂着，日光照着，明得眩目，他的眼睛昏花了；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声响。“不相干，”他又回过头来想，“什么‘二十五斤’？——他们是优美高尚，很爱文艺的。但因为都从小生长在幸福里，所以不爱俄国的小说……俄国小说多描写下等人，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。‘二十五斤’？不管他。那么，他们看看什么书呢？——裴伦的诗？吉支的？不行，都不稳当——哦，有了，他们都爱看《理想之良人》。我虽然没有见过这部书，但既然连大学教授也那么称赞他，想来他们也一定都爱看，你也看，我也看——他们一人一本，这家庭里一共有两本……”他觉得胃里有点空虚了，放下笔，用两只手支着头，叫自己的头像地球仪似的在两个柱子间挂着。

“……他们两人正在用午餐，”他想，“桌上铺了雪白的布，厨子送上

菜来——中国菜。什么‘二十五斤’？不管他。为什么倒是中国菜？西洋人说，中国菜最进步，最好吃，最合于卫生，所以他们采用中国菜。送来的是第一碗，但这第一碗是什么呢？……”

“劈柴，……”

他吃惊地回过头去看，靠左肩，便立着他自己家里的主妇，两只阴凄的眼睛恰恰盯住他的脸。

“什么？”他以为她来搅扰了他的创作，颇有些愤怒了。

“劈柴，都用完了，今天买了些。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，今天就要两吊六。我想给他两吊五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就是两吊五。”

“称得太吃亏了。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。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就算他二十三斤半。”

“那么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一十五……”

“唔唔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一十五……”他也说不下去了，停了一会儿，忽而奋然地抓起笔来，就在写着一行“幸福的家庭”的绿格纸上起草，起了好久，这才仰起头来说道：

“五吊八。”

“那是，我这里不够了，还差八九个……”

他抽开书桌的抽屉，一把抓起所有的铜元，不下二三十，放在她摊开的手掌上，看她出了房，才又回过头来向书桌。他觉得头里面很胀满，似乎桎桎叉叉地全被木柴填满了，五五二十五，脑皮质上还印着许多散乱的阿拉伯数目字。他很深地吸一口气，又用力地呼出，仿佛要借此赶出脑里的劈柴，五五二十五和阿拉伯数字来。果然，呼气之后，心地也就轻松不少了，于是仍复恍恍惚忽地想——

“什么菜？菜倒不妨奇特点。滑溜里脊、虾子海参，实在太平庸。我

偏要说他们吃的是‘龙虎斗’。但‘龙虎斗’又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蛇和猫，是广东的贵重菜，非大宴会不吃的。但我在江苏饭馆的菜单上就见过这名目，江苏人似乎不吃蛇和猫，恐怕就如谁所说，是蛙和鳝鱼了。现在，假定这主人和主妇为哪里人呢？——不管他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哪里人吃一碗蛇和猫或者蛙和鳝鱼，于幸福的家庭是决不会有损伤的。总之，这第一碗一定是‘龙虎斗’，无可磋商。

“于是一碗‘龙虎斗’摆在桌子中央了，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，指着碗沿，笑迷迷地你看我，我看你……”

“‘My dear, please.’”

“‘Please you eat first, my dear.’”

“‘Oh no, please you!’”

“于是，他们同时伸下筷子去，同时夹出一块蛇肉来——不不，蛇肉究竟太奇怪，还不如说是鳝鱼罢。那么，这碗‘龙虎斗’是蛙和鳝鱼所做的了。他们同时夹出一块鳝鱼来，一样大小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……不管他，同时放进嘴里去……”他不能自制地只想回过头去看，因为他觉得背后很热闹，有人来来往往地走了两三回。但他还熬着，乱嘈嘈地接着想，“这似乎有点肉麻，哪有这样的家庭？唉唉，我的思路怎么会这样乱，这好题目怕是做不完篇的了——或者不必定用留学生，就在国内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。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，高尚优美，高尚……。男的是文学家；女的也是文学家，或者文学崇拜家。或者女的是诗人；男的是诗人崇拜者，女性尊重者。或者……”他终于忍耐不住，回过头去了。

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，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，下层三株，中层两株，顶上一株，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。

“唉唉！”他吃惊地叹息，同时觉得脸上骤然发热了，脊梁上还有许多针轻轻地刺着。“吁……”他很长地嘘一口气，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针，仍然想，“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宽绰。有一间堆积房，白菜之类都到

那边去。主人的书房另一间，靠壁满排着书架，那旁边自然决没有什么白菜堆；架上满是中国的书、外国的书，《理想之良人》自然也在内——一共有两部。卧室又一间；黄铜床，或者质朴点，第一监狱工场做的榆木床也就够，床底下很干净……”他当即一瞥自己的床下，劈柴已经用完了，只有一条稻草绳，却还死蛇似的懒懒地躺着。

“二十三斤半……”他觉得劈柴就要向床下“川流不息”地进来，头里面又有些桎桎叉叉了，便急忙起立，走向门口去想关门。但两手刚触着门，却又觉得未免太暴躁了，就歇了手，只放下那积着许多灰尘的门幕。他一面想，这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，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，是很合于“中庸之道”的。

“……所以主人的书房门永远是关起来的。”他走回来，坐下，想，“有事要商量，先敲门，得了许可才能进来，这办法实在对。现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，主妇来谈文艺了，也就先敲门——这可以放心，她必不至于捧着白菜的。”

“‘Come in, please, my dear.’”

“然而，主人没有工夫谈文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么，不理她，听她站在外面老是剥剥地敲？这大约不行罢。或者《理想之良人》里面都写着——那恐怕确是一部好小说，我如果有了稿费，也得去买他一部来看看……”

啪！

他腰骨笔直了，因为他根据经验，知道这一声“啪”是主妇的手掌打在他们三岁的女儿头上的声音。

“幸福的家庭……”他听到孩子的呜咽声了，但还是腰骨笔直地想，“孩子是生得迟的，生得迟。或者不如没有，两个人干干净净——或者不如住在客店里，什么都包给他们，一个人干干……”他听得呜咽声高了起来，也就站了起来，钻过门幕，想着，“马克思在儿女的啼哭声中还会做

《资本论》，所以他是伟人……”走出外间，开了风门，闻得一阵煤油气。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，脸向着地，一见他，便“哇”地哭出来了。

“阿阿，好好，莫哭莫哭，我的好孩子。”他弯下腰去抱她。

他抱了她回转身，看见门左边还站着主妇，也是腰骨笔直，然而两手插腰，怒气冲冲地似乎预备开始练体操。

“连你也来欺侮我！不会帮忙，只会捣乱——连油灯也要翻了他。晚上点什么？……”

“阿阿，好好，莫哭莫哭。”他把那些发抖的声音放在脑后，抱她进房，摸着她的头，说：“我的好孩子。”于是，放下她，拖开椅子，坐下去，使她站在两膝的中间，擎起手来道，“莫哭了呵，好孩子。爹爹做‘猫洗脸’给你看。”他同时伸长颈子，伸出舌头，远远地对着手掌舔了两舔，就用这手掌向了自己的脸上画圆圈。

“呵呵呵，花儿。”她就笑起来了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花儿。”他又连画上几个圆圈，这才歇了手，只见她还是笑迷迷地挂着眼泪对他看。他忽而觉得，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，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，通红的嘴唇尤其像，不过缩小了轮廓。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，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，为她牺牲的时候，也就这样笑迷迷地挂着眼泪对他看。他惘然地坐着，仿佛有些醉了。

“阿阿，可爱的嘴唇……”他想。

门幕忽然挂起。劈柴运进来了。

他也忽然惊醒，一定睛，只见孩子还是挂着眼泪，而且张开了通红的嘴唇对他看。“嘴唇……”他向旁边一瞥，劈柴正在进来，“……恐怕将来也就是五五二十五，九九八十一！……而且两只眼睛阴凄凄的……。”他想着，随即粗暴地抓起那写着一行题目和一堆算草的绿格纸来，揉了揉，又展开来给她拭去了眼泪和鼻涕。“好孩子，自己玩去罢。”他一面推开她，说；一面就将纸团用力地掷在纸篓里。

但他又立刻觉得对于孩子有些抱歉了，重复回头，目送着她独自茕茕地出去；耳朵里听的木片声。他想要定一定神，便又回转头，闭了眼睛，息了杂念，平心静气地坐着。他看见眼前浮出一朵扁圆的乌花，橙黄心，从左眼的左角漂到右，消失了；接着一朵明绿花，墨绿色的心；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，屹然地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。

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八日

佳作点评

鲁迅说：“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”

这是鲁迅《彷徨》集中的一篇小说，文章构思奇巧，让人读后感触良多。在这篇关于恋爱、婚姻、家庭的文章里，通过一个文人在创作“幸福的家庭”中的切身真实生活感受，让我们看到作者对幸福的解读和探求，对当时的一些所谓时尚、新鲜现象的嘲讽和不屑。

幸福只有根植于现实的生活才能实现，一味地臆想和空造，到头来就会像作者提到的，这个“幸福的家庭”只存在于六株白菜堆成的A字里。

两地书·致鲁迅

□ [中国] 许广平

小白象：

昨夜（十四）饭后，我到邮局发了你的一封信，回来看看文法，十点多睡下了，早上醒来，算算你已到天津了，午饭时知已到北平，各人见了意外的欢喜，你也不少的高兴罢。今天收到《东方》第二号，又有金溟若的一封挂号厚信，想是稿子，我这两天因为没甚事体，睡的也多，食的也饱，昨夜饭曾添了二次，你回来一定见我胖了。我极力照你的话做去，好好的休养，今天下午同老太太等大小人五六个共到新雅饮茶，她们非常高兴，因为初次尝尝新鲜，回来快五点了。《东方》看看，一天又快过去了。我记得你那句总陪着我的话，我虽一个人也不害怕了，两天天快亮都醒，这是你要睡的时候，我总照常的醒来，宛如你在旁预备着要睡，又明知你是离开了。但古怪的感情，这个味道叫我如何描写？好在转瞬天真个亮了，过些时我就起床了。

十五下午五时半